

# 疫情書寫的初步觀察

高鈺昌

## 一、前言

2020年1月，台灣出現首例COVID-19的患者，疫情迄今，仍持續影響著台灣民眾與世界的生活樣貌；病毒的存在，亦從此深切改變了我們的生存型態和人際互動。文學一直都與時代進行著繁複、深刻的對話，台灣文學的書寫，亦對於此一疫情，提出自己的關懷與回應。台灣文學場域裡的眾多文學媒介，都於2020至2021年擊劃了疫情專題的相關書寫，而於2021年底出版，由黃宗潔主編的《孤絕之島——後疫情時代的我們》（新北：木馬），則是成為了台灣疫情書寫的重要文學合集。「後疫情」的概念開始被提出，此一概念並非意味、宣告著疫情的結束，而是相對的，帶著著積極面對當下和預示未來的意涵：全球就此進入後疫情的脈絡中，對於病毒和疫情，我們需有充足、長期的準備，以及重新對於生命和世界的思考。

在此些有關疫情的書寫中，具有共同和獨特的主題。文本反映出病毒如何散布在身體和人心之中，而隔離一詞，又是如何生產出公共衛生意涵之外的特殊美學隱喻；另在疫情的脈絡中，眾多文本亦開始極為關注日常生活的轉變，同時也追憶起過往習焉而不察的珍貴日常瑣碎；此外，不同的文學媒介皆形塑出一種全球化視野下的疫情境況，並淺介有關疫情的世界文學文本。本文以下，將依序論述。

## 二、病毒的恐懼與隔離的隱喻

蘇珊·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隱喻》一書中曾提及，疾病和不斷變化的東西，都帶著朝向災難的現實之感。<sup>1</sup>而同樣的，關注現實的文學，於面對疫情時刻變化之際，亦有著災難的警示和預示。

2020年6月的《聯合文學》以「100則後末日平安通訊」做為疫情專題的名稱，疫情所可能帶來的災難和末日設定，成為眾多作家書寫的對象。周紘立〈該死的，是誰〉描述書寫疫情不斷的末日，人類面對病毒和疫情束手無策，唯一生存的方法，即是「你成為最毒的存在，就不怕次等病毒的襲擊」；<sup>2</sup>而許順鏗的〈透明疫情〉則是暗指於末日之中，人類對於病毒的恐懼，讓所有曾經患病之人，皆成為他人眼中不敢靠近的鬼。<sup>3</sup>而此一對於病毒至深的恐懼，更進一步展現在《孤絕之島》中陳浩基的〈鄰人哥吉拉〉，文中敘事者對於病毒的恐懼所導致的邪惡行為，讓自身成為比病毒、鄰人哥吉拉更加可怖的怪物。<sup>4</sup>

由病毒的傳播，與國家對於疫情的管

1 蘇珊·桑塔格 (Susan Sontag)，刁曉華譯，《疾病的隱喻》（台北：大田出版社，2000.11），頁189。

2 周紘立，〈該死的，是誰〉，《聯合文學》428期（2020.06），頁46。

3 許順鏗，〈透明疫情〉，《聯合文學》428期，頁24-28。

4 陳浩基，〈鄰人哥吉拉〉，黃宗潔主編，《孤絕之島——後疫情時代的我們》（新北：木馬文化公司，2021.12），頁207-223。

控，隔離一詞，成為台灣與世界熟稔的生活常態。文本既映現了隔離下社會的轉變，也嘗試刻劃於隔離之中，個體內在的不適與調適；而除此，隔離一詞也從原先公共衛生的實踐意涵，逐步轉化為文學獨有的特殊美學隱喻。2020年疫情爆發的初期，位在美國舊金山的張燕淳，其〈隔離中〉一文描述了個體進行隔離一個多月的生活，自家的陽台成為隔離個體唯一難得的活動空間，同時也喟嘆著隔離或許能躲過新冠的患病，但年老的疾病以及日後生命的各種無常，卻註定永遠逃不掉。<sup>5</sup>而至2021年，世界的疫情仍舊持續，簡嬪的〈疫，猶未盡〉則是詳細描繪出年輕世代於隔離之中，逐步適應的生活步調和工作型態，但卻強烈對比著，隔離負壓病房中年老患者的無助。<sup>6</sup>

然而在此些意涵之外，張亦絢的〈之間〉則是創生出隔離的獨特文學喻意，其說明現有的疫情隔離並非是一種懲罰，但卻有一些人，身處在一種「惡性隔離」之中：「以偏見無止境地孤立或遺忘某些人」，而文學的首要任務，即是要解除這樣的隔離。<sup>7</sup>另香港作家謝曉虹，其小說〈隔離〉，內容以香港隔離營的生活作為真實的背景，隔離一詞除開顯現出國家暴力的意涵，也將隔離的房間，衍生為女性進行自我身分辯證的空間。<sup>8</sup>而同樣將隔離一詞賦予自我意涵的，還有張瑞芬的〈貓日子，瘟世間〉，對於一位

喜愛孤獨、嫻靜閱讀和自在漫遊的城市個體而言：「他人的隔離，正是我的解封。」<sup>9</sup>隔離的意涵，遂在台灣疫情與文學的書寫中，創造出諸多精彩的歧義。

### 三、日常的關注與懷想的日常

日常的平凡無奇，吾人總是習以為常，但在有關疫情的書寫中，我們原本並不留心停駐的日常須臾，卻成為眾多作家細細品嚐和觀察的對象。過往平凡的日常，逐漸被寄予美好的重量，而當下的日常，其劇烈變化的異常景象，亦被反覆細描；凝視當下與回望曩昔的兩種時間向度，讓「日常生活」開始變得無比珍貴，並成為疫情書寫的重要關鍵詞和描繪內容。黃麗群在編選2020年的年度散文選時，即曾說過疫年裡的生活：「花果書茶與灑掃勞作的日常不曾這麼難得」；<sup>10</sup>2020年5月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的疫情專題，則是說明：「在緊湊時限內，仍盡所能的呈現更多場域，更多不一樣面向的疫期日常。」<sup>11</sup>

法國巴黎尉任之的〈平常故事〉，述說家中貓咪可能確診住院後，敘述者想念起貓平素日常作息中的陪伴，同時也仔細觀察著當下日常的法國春天，仍舊萬物向榮的樣子，「希望日後想起凶年，存在記憶中的仍是那個陽光燦爛的春天。」<sup>12</sup>加拿大賴志穎的〈疫常日〉，則是描述人們如何戮力在疫情

5 張燕淳，〈隔離中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01期（2020.05），頁35-39。

6 簡嬪，〈疫，猶未盡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15期（2021.07），頁24-29。

7 張亦絢，〈之間〉，《幼獅文藝》798期（2020.06），頁38。

8 謝曉虹，〈隔離〉，黃宗潔主編，《孤絕之島——後疫情時代的我們》，頁307-323。

9 張瑞芬，〈貓日子，瘟世間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15期，頁60。

10 黃麗群，〈普通，然而貴重——《九歌109年散文選》編序〉，黃麗群主編，《九歌109年散文選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21.02），頁15。

11 蔡俊傑，〈安全日常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01期，頁4。

12 尉任之，〈平常故事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01期，頁60。

的異常之中，過著日常的日子，他的一位友人甚至給了他一些寫作上的建議：「你應該寫一些再日常不過的事情，那些我們從來覺得太理所當然也不覺得需要強調、需要嚮往的事情好嗎？」他遂想念起，過往日常裡的那些美好飲食記憶。<sup>13</sup>至於胡晴舫的〈那些金色時刻〉，敘述者不斷在夢中重溯過往的東京生活，那些她認為黃金時刻的日常：「有一間麵包店叫『安德森』，每天我去那裡買日常需要的麵包」，而她同時也喟嘆著「當瘟疫變成一種日常，那間麵包店卻回到我的夢裡，顯得如此不真切，不像是這輩子發生過的事」。<sup>14</sup>在此些有關疫情的書寫中，過往的日常生活片段，紛紛被建構為美好的時刻，不同地域裡平凡的過往常日，皆在疫情嚴峻的當下，被敘寫為值得珍藏的生命餽贈。

然而當下的疫情，除開改變了我們原先習慣的日常，其自身的生活軌跡，亦會日漸蛻化為另一種後疫情的日常。利文祺的〈疫情蔓延的日常〉，敘述了一個極為日常而又動人的國界景象，在德國與瑞士的跨國邊界，因疫情架起了鐵欄，然而被分隔在兩地的家人仍不忘慶生，他們坐在草地上遙望著彼此，共唱著生日快樂歌，卻無人抱怨。<sup>15</sup>郝譽翔的〈日常生活的恐怖〉，則是描寫疫情下家庭主婦的全新恐怖日常，敘述者得開始適應與女兒共處24小時不分離的居家生活，要定時處理三餐、隨時拾掇家務且需協助女兒線上學習的她，根本毫無空閒和休息的餘

裕。<sup>16</sup>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日常，書寫予以映現當下的變與不變、便與不便，但又同時，挖掘出過往日常的重量；無論是紀錄，抑或是再現或創生，此些以日常作為關注主題的書寫，都能給予我們生命內裡無比的寬慰，並讓我們得以看見，我們曾經看不見的片羽、周遭、內在與整個世界。

## 五、全球視野下的後疫情時空

在上述有關疫情與文學的書寫中，實則可以發覺台灣文學場域有關疫情的書寫，業已共構為一種全球視野下的後疫情時空。病毒傳播全球的時刻，文學有關疫情的反映與觀察，亦相同以全球和世界作為相互對照的座標，關照著彼此相同和殊異的生活和生命境況。2020年4月，科技部舉辦了「瘟疫時代的文學想像」論壇，與會的學者廣泛介紹了世界文學中有關疫情的書寫；<sup>17</sup>2020年5月的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，亦同樣介紹了世界文學中有關疫情的重要文學作品；而前述2020年6月的《聯合文學》，除開讓全球各地的華語作家，對於自己所處的疫情境遇做出細膩的描寫外，同時也邀請若干作家們分享有關末日書寫的世界文學書單。而除此，2021年3月的《幼獅文藝》雜誌，亦以「我的遠方朋友」作為疫情專題的名稱，藉由作家與其全球各地朋友間的書信問候，映現出台灣與世界之間的溫暖文學連結；而2021年8月的《聯合文學》，則是讓台灣諸多重要的出

13 賴志穎，〈疫常日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01期，頁73。

14 胡晴舫，〈那些金色時刻〉，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》215期，頁54-57。

15 利文祺，〈疫情蔓延的日常〉，《聯合文學》428期（2020.06），頁41。

16 郝譽翔，〈日常生活的恐怖〉，黃宗潔主編，《孤絕之島——後疫情時代的我們》，頁73-77。

17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司主辦，「瘟疫時代的文學想像」，2020.04.30（來源：[https://www.most.gov.tw/folksonomy/detail/eeba041f-ee12-4061-be0a-40e40c9ded1a?l=CH&utm\\_source=rss](https://www.most.gov.tw/folksonomy/detail/eeba041f-ee12-4061-be0a-40e40c9ded1a?l=CH&utm_source=rss)，檢索日期：2022.07.24）。

版業者和書店人員，闡述台灣面對疫情所做出的產業策略調整，同時也介紹了世界各地的出版業者和書店的經營情形。

另外，《孤絕之島》此一台灣場域出版的文學合集，亦也清楚顯現著華語或華文文學的架構，台灣、馬來西亞、香港等地的作家，分別展現出有關疫情的共同感受和在地紀錄。而無論是世界文學有關疫情的反思；抑或是台灣和華語作家遍布全球的殊異疫情視野；又或者文學出版的推手，書店和出版業者因應疫情，所呈現出的全球共同問題和挑戰；台灣的疫情書寫，皆顯現出一種跨越地域的共同生命關懷，也顯現出台灣與世界之間無隙的連結，台灣與台灣文學並非世界的孤島，我們都共同攜手面對疫情，也都共同擁有文學的滋養與力量。

## 六、結語

COVID-19散播全球後的時代，世界開始清楚意識到，我們需擁有一種與病毒共存的嶄新關係。日後可能仍會有他種病毒出現，但文學的書寫，亦仍舊會持續不輟，與時代對話，與人心交談。

在上述共同和獨特的疫情書寫主題外，仍有許多書寫的議題，有待持續挖掘和探勘。從文學研究的層面而言，有關醫療經驗與醫病場域的文本，有待更多專業的探討，而前述世界文學和華語、華文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疫情書寫，又具有怎樣相互交織和對位的關係，更是值得深入討論。另也值得觀察的是，在此後疫情和全球化的時代，世界開始意識到不斷變化的病毒與我們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後，戰後的疾病書寫及其研究，又如何顯現出一種複雜的疾病、社會與生活的

互動樣貌，或將是日後有關疫情的書寫和研究，能夠更進一步發展、開拓的地方。疫情尚未完結，書寫亦仍在持續，有關疫情的文學美學，將逐步衍變出自身多重的觸角，並不斷探查出疫情、台灣與世界，更多我們尚未抵達的瑰麗和詭麗秘境。